

杭州伊斯兰教历707年碑、730年碑考

郭成美 郭群美

(一)

白寿彝教授1936年在《禹贡》发表了《杭州出土伊斯兰教先贤墓碑拓片(一)(二)》。拓片(一)系伊斯兰教历707年墓碑铭(简称707年碑),白先生在附文中说“碑文不甚可解”。拓片(二)系伊斯兰教历730年墓碑铭(简称730年碑),马志祥先生的汉译文附其后。白文不长,转录如下:“近年杭州拆城,城下发现阿拉伯文及波斯文伊斯兰教先贤墓碑甚多,其总数至少当在百件以上。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近在杭州凤凰寺得其阿拉伯文碑拓片十四幅,其中有图案一,碑头一,碑文重复者一,实计共碑文十一幅。十一幅中有年月可循者仅两幅。此幅所记年月,系回历七〇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碑文不甚可解。后幅记有回历七三〇年十月二十一日时期,已经马志祥先生译出,今刊其译文于其碑拓片之后。杭州此项发现,关系于中国回教史之研究者甚大,惜吾人对此事之经过,知之不详,而所得之拓片,数量亦嫌过少。此二拓片问世后,甚望教内外贤达,多多赐教也。”^①这两幅拓片披露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尚未见对其有进一步的研究。

近年,我们有幸看到包括707年碑、730年碑在内的数10方杭州古代阿拉伯文

波斯文墓碑之拓片。1991年秋,笔者之一郭成美在杭州凤凰寺参加“东南沿海地区第四次伊斯兰教文史座谈会”期间,承蒙寺管会提供方便,对707年碑、730年碑两方原碑进行了考察。

据杭州凤凰寺寺管会原负责人冯金良先生和浙江考古专家王士伦研究员介绍,杭州出土的阿拉伯文古墓碑,以前散落在凤凰寺各个角落,特别是寺后的几间屋子,堆放着废旧物资,不少墓碑混在里面。1974年,他们将这此碑石收集起来,进行整理修补,在寺北侧建造碑廊,存放碑石。碑廊内存有墓碑19方:前排上下各7方,计14方,后墙上砌入5方。另有1方裸露在碑廊外。凤凰寺现存阿拉伯文墓碑20方。707年碑即碑廊前排上面左数第1方,730年碑即前排下面左数第4方。730年碑铭比白寿彝教授1936年发表的那幅拓片(二),少最后一行文字,被修复的水泥糊住了。

(二)

707年碑,油页岩雕琢而成。碑高82厘米,宽60厘米,厚15厘米,尖状拱形顶,内外两围宽约5厘米花卉、连枝图案雕刻边框,两侧面镌刻连枝图案。文字部分高59厘米,宽37.5厘米,双面铭文。碑正面即白寿彝教授早年披露的拓片(一),阴刻13行阿拉伯

文，试译如下：

“至尊至大的（安拉）说：我们确是真主所有的，我们必定只归依他。

引证昭德者，强大主宰的使者，光荣的先知穆罕默德（愿全能的独一无二的安拉赐福于他）说：死于异乡者，便是殉教。他（愿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又说：异乡人之死，即殉教。

他已离别腐朽的世界，迁居永恒的住所，他抛弃了虚幻的今世，而择取永久的后世；舍却现世而选择后世。他向至高无上的安拉忏悔，乞望养主的恩惠和宽恕，饶恕他的罪行与过错，企望养主伸展赐恩的手掌，宽宥他的忤逆。在游历了一些国度后，欢愉地抵达至尊至大安拉所定的寓所，享受安拉的恩泽。他是一位最荣耀、杰出、忠诚、可敬的青年。他公正廉洁、慷慨大方、善待兄弟，是当代最优秀者；是一位深受阿拉伯人喜爱，具有崇高美德和良好德行者；乐善好施，是学者和贫弱之士的供养者。他是幸福的、为宗教而献身的、受慈悯的、被宽恕的和加·祖撒姆丁·本·和加·福尔伊玛。勒伊库里人。

求至尊至大的安拉慈悯他、喜悦他、使之永居最高乐园。

他于伊斯兰教历707年4月29日亡故。”

707年碑反面阴刻11行阿拉伯文，白寿彝教授当年未曾提及。今译如下：

“至尊至大的安拉说：除他的本体外，万物都要毁灭。安拉的使者、先知（愿安拉赐福于他及他的家属，并使之平安）说：……。

他已离别腐朽的今世，迁居永恒的后世。他是一位最荣耀、高贵的青年，当代最优秀者，获得了至尊的安拉的援助和恩赐。他乐善好施，供养一些学者，善待有德行者和异乡人。他是和加·祖撒姆丁，勒伊库里人。求安拉慈悯他、喜悦他、使之永居乐

园。他于伊斯兰教历707年4月29日亡故。

太阳照耀着……，你们争相使他的住所芬芳，……安拉延长你们的寿命，……渐渐离去而死亡，安拉将饶恕你们的罪行……。

求安拉怜悯宽恕亡故者，接受先知穆罕默德（愿安拉赐福于他）替亡者的祈求，慈悯一切善行公正者，并赐他们平安。”

730年碑，油页岩雕琢而成。碑高77厘米，宽58厘米，厚19厘米，尖状拱形顶，中间有裂痕。碑正面即白寿彝教授早年披露的拓片（二），内外两围宽约5厘米花卉图案雕刻边框，外边框部分毁损，阴刻9行阿拉伯文。其反面无字，连枝图案雕刻边框，内镌刻一对双耳花瓶和一只三足香炉，鲜花朵朵，香烟缭绕，白寿彝教授当年对此也未有介绍。730年碑马志祥先生的汉译文为：

“真主说：万物都要灭亡，惟有主宰（不朽坏）；他是最精妙者，使你们都归于他（死亡）。

他（死者）从朽坏的寓所迁移至永存的居宅。他并选择未来之住所于现在之住所，又选择后世于今世。选择寓所是最相宜、至应当的。

他求慈悯其所妄为者，痛悔其所过失者，而联接于真宰的恩惠。

他是仁义而伟大的官长，其名为：阿米勒布黑忒亚与克，系相克尼克里人，是培植一切学者、善待一般贫士的人。他是阿米勒阿奴尼克米勒堵德之子，布哈拉的官长欧默耳之孙。

求主照耀他的坟墓，并使他的面额光明灿烂。他是为扶育一般贫弱而寿终了。他在离乡时代曾埋没了他美丽的青春。他的死时在至圣迁都七百三十年十月二十一日。”②

穆斯林杨敬修先生曾译730年碑。民国10年（1921年）8月上海清真董事会案卷元册载其文：

“教旅卜合提亚儿墓志铭

某富卜合提亚儿者，中亚卜哈刺人。自其祖欧墨儿仕显，世为名族。父艾卜白克为官时，最喜汲引士类，扶持微弱，德施烂然，卓著声称。卜氏素性好善，颇有父祖风。恒牺牲己身，急人之难。施行异地者，多赖其□□自慰离思。以故所在相率为之感羨而翼戴之。询所谓元宗克家子也。既来华，驻杭，丕积昭然可继，实垂光大之统，饮水思源，是在吾人。公生00年，若干岁于是卒而葬诸西城垣下。时我穆圣迁坛七百卅年绍蛙来（斋后月名）之二十二日，即元帝0年0月0日。铭曰：

伊何人暂，在彼天方，厌弃尘世，乐归帝乡。浮生一梦，长流古芳，前不朽兮，后克昌宅。安其仁顶，圆其光□永命兮。托主护以无疆，谁谓潜德终幽兮，载奕世竞，相得而益彰。经云：除真宰，凡物皆毁兮。春思潜涕觉中情其不自己者，徒令悲感而共伤。”^③

对于730年碑，我们译为：

“赞颂至尊至大的安拉，他说：除他的本体外，万物都要毁灭。判决只由他作出，你们只被召归于他。

他已由腐朽的住所迁居永恒的寓所；他选择了永久的后世而抛弃虚幻的现世；选择后世而舍却今世。因为选择寓所是最相宜、最首要的。

他已抵达安拉的慈恩之下，祈求（安拉）饶恕他的罪过，宽宥他的忤逆。他是仁慈而尊贵的官长：艾米尔·卜合提亚尔·赛罗西亚·那罗尼亚·伊本——威严而大度的官长，培植一些学者和善待贫弱之士——艾米尔·艾奴尼克米尔堵德·本·赛南库尼·本·艾米尔·欧默尔。布哈拉人。

求安拉照亮他的坟墓，使他的面额生光，他是为扶育贫弱之人而献身，……。

他于伊斯兰教历730年10月21日亡故……。”

(三)

1. 年代 707年碑亡者的确切死亡日期应为伊斯兰教历707年4月29日（公元1307年10月28日），时值元朝大德十一年，而不是《杭州出土伊斯兰教先贤墓碑拓片（一）

（二）》所言“所记年度，系回历七〇七年十一月二十日”。730年碑亡者的死亡日期，马志祥先生译的不错，为伊斯兰教历730年10月21日（公元1329年8月6日），时值元朝天历二年。杨敬修先生译的年、月均对，22日不对了。707、730年两碑距今均已600余年。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杭州阿拉伯文墓碑铭所记年代，包括凤凰寺珍藏的20方墓碑（部分碑铭模糊不可辨认），707年碑大概是最早的。

2. 文字 杭州古代阿拉伯文墓碑铭，往往掺杂着波斯文，为叙述简便，本文统称阿拉伯文墓碑铭。碑文书写为波斯体，排列十分紧密。用词华丽，特别是707年碑其中一面还有八句赞美诗，使碑文更具艺术性。两方碑铭文首句均为《古兰经》文，系古代阿拉伯墓碑铭的通常写法，与泉州、扬州等地同时期阿拉伯墓碑铭是基本一致的。707年碑正面首句：“至尊至大的（安拉）说：我们确是真主所有的，我们必定只归依他。”最后一个阿文字母别致地大写于碑顶端，上刻伊斯兰新月标记，并以彩云烘托，构思奇特。

3. 雕刻图案 两方碑均有花卉、连枝等图案边框和侧面连枝雕刻，镌工细腻，使墓碑显得很华丽。泉州近百方墓碑铭中，仅有一方雕刻卷云纹图案内框^④，但较杭州707年碑、730年碑，雕刻粗糙、简单。730年碑其中一面无字，中间刻有三足香炉，两旁各一双耳花瓶，刀法简炼，画面生动。整块碑面雕刻图画，这在泉州、广州、扬州和杭州其他阿拉伯文墓碑中，实属少见。

730年碑雕刻的三足香炉，使我们联想到如今杭州穆斯林焚香礼拜的情景。每逢伊斯兰教开斋节等节日，杭州穆斯林沐浴盛装，双手持香，口念“安拉至大”等赞颂词，在教长带领下，步入凤凰寺礼拜大殿，把香插入殿内的香炉里，然后会礼。宋元时期，广州穆斯林有祈风祭海的习惯^①。泉州灵山圣墓有郑和行香碑，云“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漠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祐”，祈求远航顺利平安。行香，不会没有香炉吧？泉州涂门街清净寺内就有一只精致的香炉。杭州是古代海港，宋元曾设市舶司，对外贸易，阿拉伯人波斯人很多。730年碑上的三足香炉，是否是杭州古代穆斯林行香礼拜或祈风祭海的迹象呢？

4.墓主 707年碑墓主为和加·祖撒姆丁·本·和加·福尔伊玛。“和加”Khwaaja，波斯文音译，意为“显贵”、“富有者”，伊斯兰教对圣裔和学者的一种尊称；中亚、西亚等一些地区的穆斯林上层，为显示出身高贵，享有特权，也往往以此自称。祖撒姆丁是墓主的名字，阿拉伯文，意为“宗教的伟人”。他是福尔伊玛的儿子，勒伊库里人。墓主祖撒姆丁是个富有的波斯人，他乐善好施，供养学者，善待有德行者和异乡人。勒伊库里可能是波斯（今伊朗）的某个城镇。

730年碑墓主为艾米尔·卜合提亚尔·赛罗尼亚·那罗尼克。“艾米尔”Amir阿拉伯文音译，意为“官长”、“亲王”等。墓主叫卜合提亚尔，系布哈拉人。其父名：艾奴尼克米尔堵德，祖父名：赛南库尼，曾祖父名：欧默尔，世代为官。布哈拉系中亚古城和该地区伊斯兰教的中心。杭州清波门外建有“天方先贤墓”。宁夏马福祥勒石题词云：“杭州拆城时出古墓三冢，据阿刺伯文碑为天方先哲卜合提亚氏及二从者之墓。

当道拨清波门外隙地付邑绅改葬，丁卯夏余游西湖为捐金以落其成。九月偕内子书城重来敬题三绝，付孙君云士、金君敬秋、马君承杰刊之石，以志景仰。陇右马福祥拜记。”丁卯，当指民国16年（1927年）。三绝名“题天方先哲卜合提亚氏墓”，曰：“临安自古繁华地，南渡君臣一瞬间，七百年来王气歇，独留荒冢对青山。”“穆教千年万化宗，宣扬经典肆东封；清波门外西湖路，却胜骊山几万重。”“天方先哲留三冢，其产出自中亚西，阿刺伯文传姓字，不烦冥漠为君题。”该墓一穴三坟，中间大两边小，均为青石砌造，“外围以铁栏，石棺堆立，花纹极细，古意盎然”^②，杭州穆斯林称其为“爸爸坟”，后迁留下，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马福祥碑已不复存在。1990年杭州伊斯兰教协会在清波门原址修复卜合提亚尔墓，按照拓片复制了马福祥“三绝”碑。从730年碑铭文分析，卜合提亚尔是个穆斯林爱戴的官长，而不是传说中的一位阿拉伯名医^③。碑文亦未记卜合提亚尔有二从，因此，二从之说值得怀疑，尚待探讨。

5.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宋元时期，杭州伊斯兰教已具有一定规模。“宋室徙畔，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多从驾而南。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尤多，号色目种”^④。“真教寺在西文锦坊南，元延祐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⑤。众多的穆斯林中，主要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伊本·白图泰游记》称埃及人鄂拖曼在杭州建寺。白图泰说，在杭州“我居住在埃及人鄂拖曼的后代家里。鄂拖曼是一位大商人，他很喜欢此地，所以才定居下来。从此该城也因他而出名。他的后代继承了他的声誉和信仰，遵照他的善行扶贫救困。他们还创建了一所道堂，叫做鄂拖曼尼亚道堂。道堂建筑华丽，经费充足。道堂中有一批修士。鄂拖曼在城市中创建清真大寺，并为寺、

堂捐助大量经费，故城内穆斯林很多”^⑩。阿拉伯人建清真大寺，还建道堂^⑪，可见为数不少。730年碑墓主卜合提亚尔即阿拉伯人。波斯人亦很多，707年碑墓主祖撒姆丁即波斯人。我们从杭州数10方阿拉伯文墓碑铭中发现，象祖撒姆丁享有“和加”身份的有好几个；祖籍波斯的，如名城伊斯法罕人就有两个。碑铭的文字也能表明死者的国度。阿拉伯文在伊斯兰教中具有特殊地位。波斯皈依伊斯兰教后，波斯穆斯林的墓碑铭，在使用阿拉伯文的同时，往往掺杂使用波斯文。杭州阿拉伯文墓碑铭中，夹杂波斯文的不少，有的碑铭是整段整段的波斯文。属此种墓碑的死者国度，可判断为波斯。

阿拉伯人多属逊尼派，波斯则是什叶派的大本营。不同的地域、国家、语言、教派的人居集一起，难免发生冲突。元末，不同教派的穆斯林曾在泉州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相互残杀的“亦思巴奚”战乱^⑫。杭州的情况如何呢？707年碑铭文中还特别称赞死者祖撒姆丁是一个“深受阿拉伯人喜爱”

的人。由此可见，彼时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似乎和平相处。方志稗史中我们尚未见杭州曾出现类似泉州“亦思巴奚”战乱那样的纷争。

(四)

综上所述，我们介绍了杭州伊斯兰教历707年碑、730年碑的以往研究，主要是白寿彝教授的《杭州出土伊斯兰教先贤墓碑拓片（一）（二）》。此外，我们汉译了707年碑铭（双面），重译了730年碑铭，并就这二方墓碑所涉及的年代、文字、雕刻图案、墓主有关情况等等，进行了初步探讨。

杭州阿拉伯文墓碑出土颇丰，虽逊于泉州，但多于扬州、广州等。对于杭州阿拉伯文墓碑铭的研究，除半个多世纪前的《杭州出土伊斯兰教先贤墓碑拓片（一）（二）》外，专门探讨的文章尚不多见，基本是空白。这些墓碑的重要性，正如白寿彝教授所言：“关系于中国回教史之研究者甚大。”^⑬我们抛砖引玉，希望对杭州阿拉伯文墓碑铭的研究能够深入开展下去。

注释：

- ①②⑬白寿彝：《杭州出土伊斯兰教先贤墓碑拓片（一）（二）》，载《禹贡》1936年第5卷第11期。
- ③民国10年8月上海清真董事会案卷，现藏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
- ④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图板”71。
- ⑤岳珂：《程史》“番禺海獠”；方信孺：《南海百咏》“番塔”。
- ⑥白云居士：《游杭快览》。
- ⑦郭成美：《杭州回回坟考》，载《中

国穆斯林》1986年第4期。

⑧⑨田汝成：《西湖游览记》。

⑩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

⑪道堂，阿拉伯文“杂威耶”的意译。清真大寺以外不设讲演台，不举行聚礼的寺。详见马金鹏《“伊本·白图泰游记”译后记》，载《阿拉伯世界》1983年第3期。

⑫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载《海交史研究》1982年第4期。

〔作者单位 浙江省嘉兴市回族事务管理委员会〕

（责任编辑 马平）